

一代文化巨人 · 熱愛國家民族

吳稚暉突破舊習氣 · 啟迪新思維

（下）

● 徐霞梅（大陸作家、抗日戰爭研究）

樸實無華笑傲一生

在無錫任教時，講商群耕戰，吳稚暉腳穿草鞋，手持扁擔，在講臺上，就告完結。吳稚暉的率真可見一斑。

視名利為糞土的吳稚暉，說話經常口不擇言，做事出格得讓人咋舌。無錫人稱他是吳瘋子，這絕非貶義，因為他學貫中西、知識淵博、膽識過人、風趣幽默。旁人想不到，說不出、做不來的，他都敢想、敢說、敢寫、敢做也敢當。

常州翰林汪洵特別讚賞他的篆隸和經文，欲聘請他到家裏去教書。有人對汪洵說：「這人是個瘋子，不能做先生。」汪洵說：「人瘋，文章不瘋。」

我素。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話，一般人雅士說不出口，吳稚暉卻毫不避忌，順手拈來，用於大雅之堂，而且用得大大方方。甚至黨國高層開會提案，他也仍然說上一通：「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只能提提案，放放屁。」

他行我素。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話，一般人雅士說不出口，吳稚暉卻毫不避忌，順手拈來，用於大雅之堂，而且用得大大方方。甚至黨國高層開會提案，他也仍然說上一通：「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只能提提案，放放屁。」

《我今天再放這一次，把肚子瀉空了

叮噹噹響個不絕，有人還將金戒指金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在上海新舞臺，吳稚暉身穿黑西裝、圍紅圍巾，頭頂上用紅繩紮了根沖天小辮子，扮成小丑登臺亮相。只見他像崇安寺裏唱小熱昏那樣，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執摺扇，一邊敲鼓，一邊唱著自編的《勸募歌》。

唱完後就跪在台前向觀眾們叩頭，撲咚、撲咚，越叩越起勁。他要求台下觀眾為剛誕生的中華民國捐款。

在他的感召下，拋上臺的銀元叮噹噹響個不絕，有人還將金戒指金

叮噹噹響個不絕，有人還將金戒指金

叮噹噹響個不絕，有人還將金戒指金

叮噹噹響個不絕，有人還將金戒指金

手鐲一齊拋向舞臺，場面熾烈感人。吳稚暉一看差不多了，就站起來放開喉嚨對台下說：《謝謝諸位男女來賓，我勸大家捐錢，我不捐錢，我下不了臺，我只好把腰裏所有的錢搭大家捐的並並堆，也算讓我吳稚暉裝點門面，湊湊鬧猛。》說完便將腰帶一鬆，腰帶裏的銀元《嘩啦啦》撒落下來，吳稚暉這才笑嘻嘻地從一片掌聲中鞠躬退場。

這就是吳稚暉的《瘋》，他以吳氏式的風格演繹著對孫中山先生親手創建的中華民國赤誠的愛。

悟透中國官場炎涼的吳稚暉說：《我不過是一個闖進大觀園的劉姥姥。官場如戲場。戲班裏有副對聯：悲歡離合，開場日即收場日；男女老少，看戲人即做戲人。蔡元培的大學院院長被擠掉，胡漢民、李濟琛被關押，還差點送掉性命，這不是真刀真槍麼？黃埔系、CC系、政學系、親日派、英美派，蔣家天下陳家黨，相互

傾軋，明爭暗鬥，還輪得上我這劉姥姥麼？擠也擠不進去！國府主席林森死了，蔣介石找我商量，要我繼任國府主席。我當時不拆穿，只是對蔣說，我這個人不宜當國府主席。他又問爲什麼不適宜？我說我最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當了國府主席，就要經常接見外交使節；看到有些國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著他們本國的服裝，花花綠綠像做戲一樣，我會禁不住笑出聲來的，那就有失國體呀！蔣先生聽了也笑了，笑過後問我，既然你老先生不願意，你看，由哪一位來擔任才比較合適呢？我心想，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當，他們也願意當，蔣介石不去找他們，偏偏來找我這個不想當的人，分明是蔣自己想當嘛。我說現在抗戰時期，最好是黨、政、軍統一於一個領袖，使事權更能集中，我看還是由蔣先生兼任最適宜。後來就由我在中常會提出，由蔣介石兼任了國府主席。》

不滿蔣介石的作為

吳稚暉罵人很厲害，什麼難聽罵什麼，挨罵的對象不光是政敵，一旦看誰不順眼就立即開罵。

年輕時留學日本，在留學生大會上，他上臺大罵西太后慈禧，罵到一半，褲帶鬆了，褲子掉了下來，他慌不忙提上褲子，繼續再罵。

他看不慣戴笠的做法，有一次他掄起拐杖追打戴笠，邊追邊罵，最後氣呼呼地說：《可惜，攆不上這個狗雜種。》

吳稚暉身為國民黨中常委，因爲不滿蔣介石的一些作為，曾和馮玉祥一道大白天提著燈籠去開會。蔣一邊離座迎接他，一邊笑著問：《為何白天點燈籠》。他不緊不慢地學著蔣介石的寧波話：《娘希匹，這裏太黑暗，太黑暗了。》

是以老賣老？還是依瘋作傻？反正這就是吳稚暉，一個嬉笑怒罵皆真

言的吳稚暉。

拒領蔣介石車馬費

從小就過慣苦日子的吳稚暉，一世不講究吃和穿，雖然出過洋留過學，卻穿不慣西裝，經常是一件青竹布長衫，一雙圓口布底鞋，一頂舊式帽子，外出時套件黑色馬褂，這就是他的全身行頭，活脫脫一個鄉下大先生。

就因為他的鄉土氣，在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名利社會裏，曾鬧出了不少誤會。

一九二七年夏，吳稚暉身為籌備《總理奉安》的五名委員之一，因忙於將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北京護送到南京中山陵安葬的事務，六十多歲的吳稚暉身心均感疲憊。有一天，吳稚暉從浦口坐輪渡回南京，上岸時發現船票不見了，便到出口處要求補票，豈知收票員不待他把話說完，就誤以為這個鄉下老頭不老實，出手就是一記耳光，雙方發生爭執。碼頭負責人

和輪渡長知道後馬上前去向吳稚暉賠禮道歉，大罵收票員有眼不識泰山，闖大禍了。還說一定要開除這名收票員。吳稚暉卻笑笑說：「算了，這人做事很認真。」又對收票員說：「要有耐心，不能欺壓老百姓。」

一九三五年四月，任世界書局股東和總局監察長的吳稚暉，帶著一隻藍布包袱和一隻油布包袱來到成都，世界書局的黃逸萍安排他借宿於東門一家簡陋的小客棧，住宿費每日四角，還供兩餐飯，吳稚暉認為便宜、實惠，很算得來。但該店曾遭兵燹，被蓋均已焚毀，沒有被褥可供，只得由黃逸萍借來一床薄被，一條毛毯。到了晚上，員警突然來查店，氣勢凶凶地要吳稚暉開門，吳稚暉起身稍遲，員警便厲聲捶門，店家對員警說：「裏面住的是中央委員。」員警心想中央委員豈能住在這裏，根本不信，捶門捶得更厲害。吳稚暉開門後仍自管睡去，員警見狀大怒，幸虧此時華西報

社的社長陳道炎來訪，證實吳稚暉確是中央委員，員警這才快快而去。

戰時在重慶，吳稚暉倍感山河淪喪，民不聊生的淒涼，久存其心中的教育救國思想再次萌動。他冒著日本飛機的狂轟爛炸，經常步行幾十里山路為平民識字班授課，推行國語普及工作，並將國民教育與抗戰工作結合起來，他頻繁奔波於國民黨、黨、政、軍、團、學等各種社會團體，他將

《總理行誼》作為主講題目，反復宣講孫中山高尚的品行，為民國所建樹的豐功偉績。用孫中山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激勵人們堅持抗戰。蔣介石發給他五千元車馬費，吳稚暉堅決不要，他說：「我沒坐車，要什麼車馬費。」古稀之年的吳稚暉終因勞累過度病倒了，他以為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在口授的遺囑中未見兒女私情，卻表示：「願總裁及邦人君子，早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一九二七年夏，吳稚暉身為籌備《總理奉安》的五名委員之一，因忙於將孫中山先生的靈柩從北京護送到南京中山陵安葬的事務，六十多歲的吳稚暉身心均感疲憊。有一天，吳稚暉從浦口坐輪渡回南京，上岸時發現船票不見了，便到出口處要求補票，豈知收票員不待他把話說完，就誤以為這個鄉下老頭不老實，出手就是一記耳光，雙方發生爭執。碼頭負責人

和輪渡長知道後馬上前去向吳稚暉賠禮道歉，大罵收票員有眼不識泰山，闖大禍了。還說一定要開除這名收票員。吳稚暉卻笑笑說：「算了，這人做事很認真。」又對收票員說：「要有耐心，不能欺壓老百姓。」

抗戰時吳稚暉住在重慶上清寺臨街的一所矮樓房內，底樓是教育用品社，樓上兩間就是《吳公館》。因遭日寇飛機轟炸，《吳公館》屋頂見天，天花板跡跡斑斑，夏天太陽直曬，冬天寒風穿堂而過，臥室內一張竹板床，一張寫字臺，一張舊籐椅，一隻大馬桶，幾張來客坐的靠背椅和骨牌凳。吳稚暉信奉：《布衣可禦寒，素菜飯可當飽》，每日《兩粥一飯，小葷大素》一日三餐自己動手，早上是隔夜飯加開水，兩隻煮熟雞蛋，中午豆腐菠菜，晚飯還是泡飯。

招待親友兩粥一飯

抗戰時重慶物價飛漲，吳稚暉調侃道：《奸商雖萬惡，但沒從我吳稚暉這裏得到好處。》他把牙縫裏省下來的錢購書，還要接濟窮鄉親和窮朋友。親戚朋友長年不斷，家裏就像難民收容所，如莫紀彭一家，張樹聲一家，鄒廣恒一家，還有楊凱齡、吳蔭

階、儲福興等，來者不拒，留宿留食，開飯四五桌，（地方不夠，就到門外露天）也是《兩粥一飯，小葷大素》。晚上把大家召集起來，由他講授《禮運》和《泰西通史攬要》也不管人家愛不愛聽，有人說他有孟嘗之風，他說《我是鄒二癡子養佃戶。》

德國佔領法國後，青島大學教授許國園從巴黎逃到葡萄牙里斯本，沒有回國路費，拍電報向吳稚暉求助，他即刻提取法幣一·六萬元匯去了。開銷這麼大，鈔票不夠怎麼辦？鬻字。從一九四一年起，吳稚暉就掛單鬻字，終日揮毫，以供《招待所》的生活費用，有人勸他少管閒事，他笑笑說：《我是乙丑牛（一八六五年為農曆乙丑年），還債牛。前世欠的債，今世來還呀！》

一九四七年，八十二歲的吳稚暉要參加國民大會，因為沒有件像樣的衣裳，家裏人說什麼也要替他做件新棉袍，他七十多歲的弟弟吳菊初是裁

縫，但已十多年沒做衣裳了，聽說阿哥要做新棉袍，就搶著去做，結果棉袍縫得七扭八牽不成個樣子。吳稚暉卻毫不在意，穿了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國民大會，還當了主席團主席。

吳稚暉不僅自己節省，還反對別人攬派頭。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南京市長劉紀文的夫人花二十五元錢買了一雙絲襪，吳稚暉聽說後大光其火，認為太奢侈，一直鬧到中央都曉得，鬧到胡漢民在立法院會議上對南京市長劉紀文提出彈劾。此事當時全國報紙都有報導。

對於民間大辦婚喪嫁娶的陋習，吳稚暉尤其反對，抗戰時吳稚暉在寫給陳淩海、吳永愷、儲福興三人的一封信中寫道：《壞來壞去，就是一張嘴饞不過，人家死了人，嘻嘻哈哈去吃死人，自然自己家裏死了人，就無法叫人不吃，只好賣田賣地》。【吳稚暉先生全集十七卷】

吳稚暉在國民黨內位高言重，卻

從未有人敢去送禮。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伐時期），無錫縣政府接到蔣介石命令：查封沒收榮宗敬產業。理由是榮宗敬甘心依附孫傳芳擁資劣跡甚多。榮宗仁與榮德生商量，是否開張支票給吳稚暉，請他向蔣說情。榮德生說：「千萬不能，老先生是最清高不過的，別說支票金條不肯收，就是送書畫古董也要被他扔出來的。」後來榮家兄弟空著手去見吳稚暉說明事由，由吳去見蔣介石，蔣最終收回成命，此事也就作罷。

吳稚暉沒有專車，也從不坐專車，無論是上茶館、跑舊書店、訪友敘舊、出門授課均靠兩腳車。他還和徐霞客一樣喜歡登高涉水。峨嵋、青城、三峽、桂林、廬山、黃山、雁蕩、華山、五臺山等勝地，都留有吳稚暉的布履足跡，並在每天的日記裏寫下了當地的人文景觀，給後人留下珍貴的文字資料。【吳稚暉先生全集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卷】

一九二九年孫中山舉行奉安大典，規定年高體弱者可以以車代步，六十五歲的吳稚暉說：「安步當車最為自如」。

反對以權謀私的吳稚暉從不給親戚朋友謀私利。有一年正月十五回無錫，不少親戚朋友請他吃飯，求他幫忙謀職。吳稚暉大為不悅，在給女兒吳芙的信中寫道：大家因為我是孫文的朋友，都當我是皇帝的朋友一般看待，到處好像接大人一樣，好笑已極。他們都當我做了大官一般，有的人還不敢來見我。惟托我弄事情者，常常幾百人。討厭已極。到底無一刻之安，只好逃回上海。【吳稚暉先生全集十七卷】

有位不識相者到南京去請吳稚暉幫他謀個一官半職，經過一番交談，吳稚暉覺得此人並無真才實學，只想靠牌頭混飯吃。心中有數的吳稚暉對這人說：「現在江蘇還缺個副省長，你去當吧，今後鈕永建省長年老告退

後，你就去接替當省長，好不好？」此人一聽傻了眼，灰溜溜地走了。

吳稚暉一生視清苦為甘飴，視金錢為身外之物。他告誡晚輩：「切記切記，私欲是陷人的火坑呀！」

發明注音符號統一語音

人類進步與社會發展均離不開思想交流，而交流的工具不外乎是語言和文字。中國的漢語同文不同音，中國地域遼闊，各地語音差異很大，各地方言不計其數。例如滬寧沿線的常州、無錫、蘇州、上海，這四個相鄰的城市雖都屬吳語系的太湖片，但也存在著語音上的差異。光一個「他」字，四個地方就有四個語音，常州人說《大》(da)，無錫人說《陀》(tuo)，蘇州人說《俚》(li)，上海人說《伊》(i)。聽不懂話這多尷尬呀。因此吳稚暉認為漢語同文不同音的現象亟需改進，要讓《無音可讀》的漢語能夠《書同文語同音》，他

風趣的說：《給漢字》娶一注音老婆。》並把所注的國音併入漢文，在全國加以推廣。一八九五年吳稚暉發明《豆芽字母》，開創了中國拼音字母

之先河。一九一三年一月，一九一二年擔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邀請吳稚暉擔任《國語統一會》會長（後改為國語推行委員會）。一九一八年編輯出版了有六〇〇〇餘字的《國音字典》，並在全國各地的國立師範學校增設國語專修課。吳稚暉出任上海國語師範學校校長，親自在國語師資班兼課。以畢生精力奉獻給國語統一工作的吳稚暉，為統一漢語實現《書同文語同音》作出了巨大貢獻。

如今，臺灣，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從大陸赴台的外省籍人士，雖各有各的家鄉方言，現在卻都能用國語（普通話）互相交流，不能不說這是注音符號的功勞，一些外國的語言學家在臺灣耳聞目睹後都認為這是奇跡。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評述道

：《稚老畢生致力的基本工作，就是統一國音與推展國語運動，促成多元民族之大統一。》

吳稚暉出國留學輾轉英法等國十餘年，親眼目睹西方國家工業發達，社會文明。反思中國在滿清政府閉關自鎖政策奴役下，導致國家落後，百姓愚昧，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竟屢戰屢敗。因此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強大是和教育分不開的，教育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杆。吳稚暉呼籲《要將線裝書投進茅廁三十年》。指出若還要繼續鼓吹復古提倡國故，不光害今人還要害子孫，要改變這種落後現狀首先要改變教育，並認定《將來革命之成就，斷在知識高明者。》

一九〇二年十月，吳稚暉與蔡元培從日本回國後就在上海成立愛國學社，吳稚暉任學監兼國文教員。

一八九八年六月吳稚暉正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時，正逢光緒頒發變法

詔令，吳稚暉獲悉後即提出《毀寺辦學》，在無錫崇安寺創辦新學回應變法，即後來的崇安寺小學，在老家武進雪堰鎮也辦了道南小學（並任名譽校長），民國建立後，無錫崇安寺周邊辦起了好幾所學校，如白水蕩小學、三聖閣小學、連元街小學、縣下塘的道南中學等等。

吳稚暉針對中國傳統教育的弊病及中國今後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的教育目的、方針、作用等各個方面，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一九二四年夏天，在籌備上海大夏大學時，吳稚暉與辦學籌備者黃化育、羅士清等教授們講了四個要點：(一)教員學生兩方面——內部的團結要堅固。(二)認清此次讀書運動，並非欲得平安文憑，實在要奮鬥求得實學文憑。(三)科系不可太多，並八科為四科已足。(四)為將來改革社會的準備，暫時要採取讀書態度。

吳稚暉認為讀書做學問最終目的

就是服務於社會。他說：《要是一個

人真想成個學者，以學問為終身事業，頂好從中等學校畢業後，先要入大學文科研究四年，次入理科研究幾年，次入工科研究幾年，隨後再讀幾年

心理學，幾年論理學，最後再多研究幾年社會學，如此直到四五十歲才會有成就。以上是我個人的理想，大家不要誤會人人求學都要如此。》【吳稚暉先生全集第三卷】

民國政府為了廣泛汲取西方國家的近代科學文化知識，儘快培養中國急需的科學技術人才，吳稚暉大力提倡發展留學事業，一九一五年與李石曾等人發起勤工儉學運動，呼籲中國青年到海外以半工半讀方式留學。一九一七年吳稚暉在《中華新報》上開闢專欄《庵客座談話》，專門介紹赴歐洲留學必須具備的知識與國外的風俗見聞。並在北京設立留法預備學校。一九一九年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籌建了法國里昂大學並出任校長。

《勤工儉學》運動不僅造就了很

吸收西學不要西化

多青年才俊，還造就了幾位中國日後的領袖人物，如周恩來、鄧小平等人。

針對中國舊式教育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現象，吳稚暉指出，當今的新教育，無不趨向《力役》教育，就力役教育而論，是世界

的，非一國的。中國力役教育尚不發達，而西洋社會是科學工藝發達的社會，整個環境是力役教育的環境，中國青年學子去西洋留學，都可深受力役教育之益。吳稚暉在英國倫敦勤工助學時，在印刷廠做排字工人，一面學習英語，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生活很艱苦，因經濟拮据，只好每天到市場上去買價格低廉的死魚爛肉來填飽肚子。為了免除兩地分居增加開銷之苦，吳稚暉將家人子女一同接到英國留學，一雙兒女亦均在英國完成學

業，取得工科學位。在他的影響下，當時有許多人赴英國深造，成為學有所成的精英。如後來成為國民黨政府常駐國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的陳源、地質學家丁文江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吸收進步的西方教育時，吳稚暉又絕不主張教育全盤西化。他將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學校傳授的西方文學、哲學、政法等學科斥為洋八股，認為學不學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要重視科學工藝教育。他認為近代中國的落後是由科學知識的貧乏和科學思想的缺失，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教育方針，就必須將培養科學與工藝人才作為教育的目標。

吳稚暉說：《吾不望青年為偉人，僅希望青年為普通人。當求刨床、求鑽臺、求鋸座。》他主張青年要施以新型的教育，尤其要重視勞動在教育中的作用，培養手腳並用的人才。《今欲不違吾人兩手發展之原理，即

更宜暢人人作工之旨，使生類之群、自然之缺，有所備而或善可補。他提倡青年人要習於勞作，為此，建議中國的家庭不妨都在書房中設計一個小小的工作區，安置上一張長桌，桌上固定一副老虎鉗，抽屜中存放五六把大小銼刀、截鐵的鋸子、手鑽、量尺，以及刮刀、定心針、製螺絲器等，以此代替鐘鼎字畫、文房四寶，使每個家庭的孩子在讀書之餘，都可入內修理製造，久而久之，重視實際操作的科學工藝之風便可隨之養成。

在這裏我們不妨讀一下他為常州一所實業學校的經費之事而寫給蔡元培的一篇呈文：

《為武進高等實業學校武進縣議會副議長常州高等實業學校建議人段鴻謨為呈報專門學校立案事代擬呈文》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四）

總長鈞鑒：竊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創辦於我民國建立之始。其時東

南高等教育之機關，毀壞殆盡，至今興廢者寥寥。沿江下游十數縣邑之成年生徒，得以進習實業，不至廢學者，賴有該校之倉促成。立。當時皆以為全校規程，具詳于校長屠寬所開節略及清折之中，非鴻謨所敢屢述。實業為我國惟一之命脈，專門為目前最缺之學校。中學畢業生徒，在吾郡已濟濟有眾。倘不能奔集京華，或遠遊異國；往往慧辦者慕時趨而習律。樸願者求小就以自了。因高等實業知識，既已無從學取，即亦無人過問。如是則興舉實業之高材，將安所出？高材無所出。實業如何而發達？實業不發達，民困如何而漸蘇？故雖區區外郡一規模狹小之專門學校，在吾鄉工商蒼卒，田桑茂美之區，實業大有可望者，所關殊非淺鮮。又該校自開辦以來，教師頗精勤，生徒頗幼彀，成績昭著，定當能副大部之期望，並為當時定議者所愉快。頃奉大部專門學校，今知專門學校例當呈報中央，其經

費亦可籲請部撥。該校以鴻謨為最初建議之人，因而舉為代表，躬詣京邑。先將報明已過之事實，並請將常州高等實業學校之名，嗣後改為武進縣地方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及武進縣地方公立工業專門學校；仍因節約經費，暫時同一校舍，通力合辦。叩求察核，俯賜立案。又繼續擴充之開辦經費及經常經費等，需款甚巨。各國公立私立專門學校，皆有國庫補助之例。現在大部會否定有此等補助規則？如能酌予補助，謹當將詳細預算續行開呈。鵠候批示，不勝屏營之至。【《吳稚暉先生全集》文教卷二第二一〇頁】

鄉親辦學給名「強恕」

應地制宜辦學校，是吳稚暉的一貫主張，幾十年過去了，吳稚暉曾為家鄉鼓吹興辦的職業教育已經是碩果累累，常州的職業教育已躍入全國領先之列。二〇〇八年春在北京舉行的

首屆高職院校就業《星級示範校》評選頒獎會上，常州資訊學院從參評的全國一八三所高職院校中脫穎而出，榮獲首屆全國高職院校《就業工作示範單位》《就業工作卓越貢獻獎》和就業《星級示範校》三大榮譽。就此而言，亦可告慰吳稚暉老先生的在天之靈了。

吳稚暉在提倡教育救國和科學救國的同時，還反對讀書做官，他指出：《吾國東西遊學者數萬人，不知所學何事？學成亦有何用？其目的不過在翰林進士，否則賣路賣礦耳》，此係《中國人之腐敗的病》。他反對把求學和求功名相並列，強調學習的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改良、人類進化，而不是升官發財。

吳稚暉從十八歲開始做私塾老師，從此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教育，八十多歲的吳稚暉赴台後，江蘇同鄉請他向陳誠提出辦一所江蘇中學，以供江蘇籍同胞子女讀書，吳稚暉再三斟酌

，以取與《江蘇》諧音的《強恕》為名，創辦了強恕中學。

從光緒年間在無錫崇安寺辦新學至晚年在臺灣創辦強恕中學，其一生究竟辦了多少學校，尚無精確記載，但是他這種鍥而不捨的辦學精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務實、求真、尊師愛生的教學方法是有一定前瞻性的。

愛護學生是他一貫的主張，在上海愛國學社裏擔任學監時，因為他樸實無華，語言風趣幽默，學生們都很喜歡他。當學生和章太炎等人發生衝突時，吳稚暉明確表示：皇帝和百姓打官司，我幫百姓。老子和兒子打官司，我幫兒子，先生和學生打官司，我幫學生。為此與章太炎鬧得很不愉快。

抗戰爆發後，全國三十多所大學的學生們，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激情上街遊行示威、宣傳演講，甚至派代表親赴南京請願，要

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復東北失地。但南京政府始終置若罔聞。憤怒的學生大鬧國民黨中央黨部，放火焚燒國民黨《中央日報》社。在召開的中常臨時會議上，有人力主扣辦被捕的愛國學生，吳稚暉則大聲反對，與于右任一道痛陳扣留之害，並發表嚴正聲明，謂：愛國無罪，如不將學生釋放，本人將長跪門外，永不起立。在他們的干預下蔣介石不得不下令釋放所有被扣押的愛國學生，避免了愛國有罪的悲劇繼續惡化。

吳稚暉愛護學生表現在教學生怎樣做人。頗有特色的是辦國民黨高幹子弟學校時，教育那些《太子黨》的軼事。

一九二五年吳稚暉在北京南小街創辦海外補習學校，所教的學生大多是民國要人的子女，其中有孫中山的兩個孫子、蔣介石的兒子、汪精衛的兒子、朱執信的兒子等等。

吳稚暉規定語文課要用毛筆寫作

文，孫中山的兩個孫子卻不肯寫，說用毛筆寫文章是秘書的事情。吳稚暉非常生氣，當即寫了一首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叫他們抄寫下來帶回家與家長一道體會詩意。後來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吳稚暉提到這事，感慨地說：《我吳稚暉活到七八十歲，還沒有用過什麼秘書，好大的口氣呀！官宦縉紳之家的子弟，如不嚴加管教，是非常危險的！》

他對蔣經國的管教也非常嚴厲。

他反對功名利祿的思想，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對蔣經國說：《你能保持你的人格，失敗了我為你高興。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人格，你成功了，也不是我的學生。》

骨灰灑海魂歸故里

蔣經國要到蘇聯去，吳稚暉問他去幹什麼，蔣經國回答說：《去革命》。吳稚暉說：《革命就是造反，難

道你不怕嗎？》蔣經國說不怕，吳稚暉要蔣經國再考慮考慮。兩個星期後，蔣經國還是決意要去。赴蘇聯之前去向吳稚暉辭行，吳稚暉就對蔣經國說：《去試試也好，青年人多嘗試一次，都是好的。》十二年後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吳稚暉一見面就問：《嘗試得怎麼樣？》蔣經國沒有直接回答。一個月後，蔣經國把在蘇聯的經歷寫成書面交給吳稚暉，吳稚暉看過後說：《你沒有把命試掉，總算還好。》

蔣經國與吳稚暉深厚的師生情誼

終生未變。一九四九年，吳稚暉在蔣經國的陪同下飛往臺灣。到了臺灣後，蔣經國的改革措施引起一些老人的強烈反對。他向老師訴苦，吳稚暉說：《我知道有許多人想用各種手段反對你，也有人造謠中傷你，算不得什麼！你都必須好好地做，一個沒有被人打擊過的人，是不會成人的。我覺

得你所受的打擊還是太少了。敵人希望你的是你放手、讓步、不幹！榮華富貴都是空的，一個人能憑良心做事，那就好。》

與天下所有背井離鄉者一樣，晚年的吳稚暉思鄉心切，他在給陳淩海的信中寫道：即我，也是沒有辦法。到了臺灣，從想做叫花子的，忽住到很好的房子，所以聊示滿意。其實若合我「全球勝境，不及蔽廬短榻，時常床上困困，也覺可以過世。」若一想海島孤寂，立覺乏味，什麼風景，都不願出看。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吳稚暉逝世，終年八十九歲。

蔣介石專門召集中央常委會研究治喪事宜。治喪委員會由于右任為主任，陳誠等為副主任，公祭時蔣介石親自致祭，並有蔣經國親自護送吳稚暉的靈骨登上飛機至金城碼頭，登上軍艦，在浩瀚無垠的海面上舉行了隆重的水葬儀式。

如今，背井離鄉六十春秋的吳稚暉先生終於魂歸故里。(完)